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

宋某撰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四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李遐周有道術。天寶中作題句以兆祿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定知此處喪金環。蓋玉妃小名阿環。山下鬼乃馬嵬之兆。時蜀有民語補。至劍門。又曰。木易

徐延瓊僞蜀王衍之舅。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彫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木。叢桂小山。三川珍物。無不畢集。秦川董城一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川至成都數千里。歷大小曼天隘狹險絕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基創之大侈。於宮禁遂戲取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佳也。明年孟氏人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吾無易此居矣。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成都記。

誌公畫鹿

誌公常畫鹿負鞍走山中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安祿山作亂。兩角女子。安字也。綠之言祿。太行卽山也。一止之月乃正月也。正月敗亡之讖耳。李太白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出唐宋遺史。

守忠禿鶖

開寶中武昌留守楊守忠就加正節度使宣麻之際。有禿鶖集文德殿鴟尾。班退而去。居數月。守忠薨于鄂渚。達理之士。以爲非守中之祥。漢獻帝禿秋來集于鄴。亦野烏入室之義也。出南唐近事。

木平望火

木平和尙。不知何許人。保大初行在門下。嘗入禁中。一日登百尺之樓。後主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乃對曰。宜望火。勿不喻其旨。居數月。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登覽。以候動靜。又上最愛慶

王王方幼上問壽幾何木平曰當七千是歲疾終年止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亦猶郭璞對晉帝曰二百其人才一百二年或者謂百二之期促人乃宛而倒之耳南唐近事

李密邢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復叛上遣兵征之至六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人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見紀異志

執誼崖州

韋執誼京兆人順宗時爲宰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始身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常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坐堂有圖不就省易旬官之崖州向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出唐史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鳥極大晝止含元殿夜棲丹鳳樓俯仰有聲云塞胡突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梁入木尤深削之莫能盡帝惡之命易梁自茲天下多事帝數蒙塵后爲朱溫所奪方知易梁之故出秦再思紀異錄

朱梁龜堂

朱梁既立署宮之南門爲建國議者謂建國王莽之年號與此僞同□前定矣先是許州節度溫爲於壕

內得一小龜。金色綠毛。進之後湖池養之。建堂號曰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歸我也。非厥與前定而形之於先兆乎。見紀異志。

莊宗唐晉

莊宗起義太原河北創始。乃昇魏州爲鄴都。置與唐府。改貴鄉縣爲唐縣。元城縣爲廣晉縣。及晉祖立改爲唐晉府。乃知唐後卽晉。亦先兆也。出紀異志。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恆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於恆定間。清泰立於崇福寺堵上。明宗見而異之。因曰。與我作兒得否。乃拜曰。萬年之幸。既歸見夫人。乃抱頭哭。曰。貞我親生子也。及明宗卽位。封潞王。後卽位。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爲君。乃以是日爲千春節。凡奏對皆避。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不過二十四。蓋不敢斥尊也。在位三年。果爲晉所滅。出紀異志。

牛字助語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兄卽到。豈奈我何。未幾而奇章公牛僧孺也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師云。我兄卽到。此其先兆也。乃知入相出將。豈偶然哉。出翰苑名談。

道昌篆書

天復初劉道昌江吳人也年九百歲多曰之唐事至成都郫縣常祝丹名烏頂一日跨鶴遶市別相知留詩而去人以爲妖後又得篆書於其室曰八雄爭天下狵鼠先啾啷自庚子年黃巢見朱全忠等八人僭號兔子上天床王建屬兔又以卯年開國猿猴三下失卓溫三帝屬猴也出賓李子生狼藉也昭宗乃牛生叛懾楊行密王於吳也斗牛吳之分也羣犬斷首尾走上中華國即六侄中國也其後事皆應仙傳

彥博貝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虜成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從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出澠水燕談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與湘中嶺表交通往來人使絡繹所在館驛什物皆鐫字云迎送物及王師自峽路西入倒戈以迎南征廣州望風而遁及視公廨物皆迎送字乃迎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見紀異錄

李主練帛

李國主未破之前宮中練帛爲風所飄凌空而去經宿方墜變成淺碧色輕翠可愛以自然之色號天水碧國中皆效之是年國亡蓋天水乃趙之郡號碧音近於逼也異哉國史補遺

符太保骨

王均咸平三年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棄其尸於東門外不見其元觀者咸云此是符太保骨頭蓋昭壽好

自親庖事。又僻嗜羹。每嫌羹薄。庖者嘗多取羊骨煉之。云勿妄觴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至是乃成其讖焉。出益部舊傳。

少游藤下　出淮海集。

秦少游常於夢中作好事近。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後南遷北歸。留於藤州。終於癘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醉臥古藤陰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後云。少游醉臥古藤下。無復愁眉唱一盃。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又先自作挽詞一篇。東坡跋之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秦少游相別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其挽詞耳。人咸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果卒於藤州。嗚呼。豈自知其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東坡居士書。

孟津雲起

陝右魏野處士。蒲中李濱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蔭以修竹。流泉其前。有樂天洞濱結茅齋。號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興相遇。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濱自孟津訪野。曰濱數日前恍惚聞牀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乃答曰。此浮雲安能起耶。亟窺之。了無所見。此必死期。故來訪別。痛飲數日。還家果卒。出潘水燕談。

崔曙一星　出鄭處誨雜錄。

崔曙作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其讖也。

子京兩地

宋子京在蜀有詩三百篇名曰猥槀常吟曰碧雲自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以公之才望竟不登兩地愁憤而薨人以爲此詩之讖也出詩話

子美蟬蛻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一日登蘇之閶門題云時光苒苒都如夢風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後竟不復用遂作滄浪亭於吳中一日於滄浪觀魚題詩有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幾作晝寢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憐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噫夫子常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動心其義一也蓋心之於人大矣而外物或動之者以感故也四十之年氣已剛矣識已明矣於此之時而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則外莫能動而內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窮達而經其意孰謂子美之賢而不知此耶觀其以非罪謫吳中作滄浪亭與魚鳥共樂自謂形骸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與錙銖利害相磨擾爲可鄙則胸中灑然不惑矣其視死生猶去來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見其超然自得以爲勝焉出詩話

宋炎葉齊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一聯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

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黜。皆前定也。國史補遺。

安道佛鄉

余安道番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山寺。題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謂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於秦淮亭。出詩話。

范子病葉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曰。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日。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古人嘗謂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緩之於寸陰。修者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見遺史。

唐卿京官

張唐卿。景祐元年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之云。君看姚曄幷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果終於京官。蓋姚曄大中祥符元年。梁固祥符二年。皆狀元。而終於京官。乃成其讖云。出筆談餘。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師朝陽門外。薄有莊土。籍屬開封。京師人俗語有曰。濟殺史二。蓋人圖事有不稱意者。悉此語以戲之。良爲無補益之義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國朝行東郊藉田之禮。青壇之外。皆史二之

地事畢賜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贍然非久而史二卒濟殺之驗俗謠爲之讖焉出青瑣

沂公梅詩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遂相貞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爲之兆乎出詩話

原夫言謔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至此座客皆驚原父徐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歐陽公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豈其讖耶斯可歎也見歸田錄

王公後事

富鄭公弼早年常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爲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王罷相知鄆州辟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公果薨鄭公爲主其喪事故鄭公挽詞云遺德被生民蓋夢中語讖也出名賢詩話

晉公朱崖

丁晉公謂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積爲判官一日積以片幅假緡五鎮於公公笑曰是給我也牓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耶懼我撓之嬌爲此耳於紙尾書一絕答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伯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又公常爲陰獄詩云黑水溪傍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蓋兆於此矣又公嘗爲貞宗山陵使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爲挽郎懇請於公曰更在陶鑄公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之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而丁敗又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謂嘗聞江南李主鍾愛一女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及當釐降國主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爲擇佳壻須得少年奇表抱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縉紳及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未及冠儀形秀美家門曾列二卿兼富於辭藝可以充選執政遽言之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寶赫弈崇盛貴顯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龍因笑曰謂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載公貶朱崖資貨田宅悉皆籍沒子然南行疋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時豈事有前定而其兆見於言辭耶或謂丁公姦邪傾險自知不免故屢形於言耳此爲得之出詩話及遺史

禹偁病鶴

王禹偁常作病鶴詩云埋沒肯同鸚鵡塚飛鳴不到鳳凰池以公之文學才望歷顯官登金門玉堂不爲難也竟不至其地豈非前定歟而其識已先見於詩矣與宋子京兩地之意差類故併錄之出詩話

萊公晚竄

寇萊公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以寇巴東呼之以比趙渭州韋蘇州也然富貴之時所作詩詞皆悽楚怨慕常爲江南春二篇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議者常言深於詩詞者盡欲慕騷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語意清切灑落高邁始爲不俗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故萊公常有送人使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及晚竄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圖經拜迎於道公問州去海遠近曰只可十里以來其憔悴走竄已兆於前矣出雜錄

廖融得句

廖融處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口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舡融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舡爲雪壓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筆無害融云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慮之於心矣乃囑子身後事六十日果卒出摭遺

楊軒燈詩

楊軒字公遠。衞州人也。舉進士。兩至省。尤有學問。多棲倚貴宦門館。平日好吟。有燈詩云。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倫輩多稱此句。然日月不照有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軒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於詩意。其前定乎。出搜遺

東坡入海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吳博正爲世外之友。常作洞庭春色賦。博正頗愛重之。求親書其本。後又作中山松醪賦。自謂不減前作。乃取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易水供堂墨。錄本以寄博正。其賦云。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飜天之雲濤。不久果有海南之竄。議者謂入海之讖也。

元之蘄州

王元之謫黃州。有二虎鬬。一虎死。食之。羣雞夜鳴。時謂守土者當其咎。貞宗惜其才。徙知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句。帝深異之。既至。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未幾果卒於蘄。東坡作五禽言云。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皆不祥之讖也。出澠水燕談及東坡集

存寶無首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四十。爲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其像於渭州僧舍。或以其色不類。用粉塗之。將別加圖寫。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盜賊。後見其像者。以爲無首不祥。明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誅。出燕談。

陶弼貽詩

皇祐二年。陳琪知邕州。冬至日旦。坐廳寮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二龍鬬城南江中。馳逐往來。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戰城門。兵與之讖也。出燕談。

仲英折桂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到而召之。座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斂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年一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旣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下士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服其化。富韓公文潞公皆常致幣。龐莊敏公禮之尤厚。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授東方學者。爭訓□□□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更折矣。先生一試不第。終身不舉。宋詩爲之讖也。出燕談。

狀頭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元憲大喜。特示同列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矍然色動曰。何不云已四人而特言止哉。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未幾薨于位。自慶曆至崇觀果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此詩讖也。出四清詩話。

王嵓詩讖

嵓字隱夫。居武都山。風格高邁。尤深於詩。畋常與楊元照評其詩。謂終篇之際。氣衰興緩。與前志不類。如古松詩前曰。何人輕大廈。放爾偃深雲。可謂警策。末云。高僧慣來看。踏破綠苔紋。湧泉觀云。暗穿地脈龍先覺。密贊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澗奪朝宗晚。殘月殘雲信所之。送陳昭文赴舉云。朝宗任疊千重浪。捧日能消幾片雲。末云。多慚亦偶休明代。擊壤空隨野老羣。其類非一。元照曰。詩者發志。由衷而來。孰謂隱夫志不至乎。後不厚乎。其後均寇嬰城。嵓以名大。爲其所脅。坐是流于荒服。晚節不完。蓋已先形於詩矣。出該聞集。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五

祥兆門

呂望封齊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丹書曰。呂望封於齊。夫瑞應之來。必因物以效靈。憑人而成象。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鸞興王之瑞。大者如此。小亦宜然。故目瞤燈花。陸賈曾言其應。雲興雨降。戴記常喻其神。有開必先。斯古今之通論也。彼蔽於人而不知天者。謂吉凶無徵。又烏足與語通方之士哉。出說苑。

仲尼玉書

見王子年拾遺。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夜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奏鈞天之樂。空中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夫子生之前。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其文云。水精子繼周爲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紱尙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繫紱。泣下沾襟。

越王烏臺

越王入吳。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乃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瑞也。王子年拾遺。

文翁擲斧

漢文翁嘗從田斫柴爲陂。夜有野猪鼻載土著柴中。比曉而塘成。稻當收。翁欲斷一木。其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翁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因擲之正中所欲處後果爲蜀郡太守非富貴前定精誠所感故有是祥應乎出名賢雜說

應樞天符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于人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自是諸子宦學顯達並有才名至瑒七世貴盛天符之祥也出孝子傳

比干賜簡

何比干漢人也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其家人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出幽冥錄

楊震黃雀

震字伯起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林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寶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至震篤學客居湖有玄雀銜三鱓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至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凡四世三公蓋玉環之祥也出續齊諧記

張承白鵠

承母孫氏方懷承之時。鴛輕舡。江浦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因呪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一宿不復見。又有白鵠銜翮入雲。母篋之篋者云。吉祥也。鵠乃長年之物。銜翮入雲。從卑升高。銜象嘗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後承生昭。仕吳爲丞相。年至九十。蛇鵠之祥也。非天命前定。烏得有此。出王子年拾遺

朱异飛蟬

异字彥和。仕梁爲右僕射。初除中書郎時。秋日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也。後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蟬。乃其應也。出南史

行功魚袋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鈎嘆訝不已。後數日。加大夫。遂授五品服。異哉。見國史集異

高駢貫鵰

高駢微時。爲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雙疊。言訖。果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落鵰手。後果封燕公。出感定錄

秀之擲栗

劉穆之爲丹陽尹。與子弟廳事上宴。廳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試以栗遙擲之。入穿者後必得此

郡秀之乃穆之從父兄子也一擲獨入焉後以功果爲丹陽尹其驗遂應信殊祥歟見南史

欽則飛蟲

王欽則臨淮射陽人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飛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欽則甚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欽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初至蹙陽縣六七里山下同侶十餘舡同發欽則舡不進見水下有烏榇棺乃呪云若是吉使舡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舡須臾入縣收棺葬之後官至都督封尋陽公飛蟲之應也出南史

江陵生洲

江陵舊有九十九洲古老云滿百則出天子晉桓玄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至宋文在藩一洲自立俄而入纂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而元帝卽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岸相通惟九十九云嗟夫祥應之來必出於天然後合若符契不然則與漢末天帝除書何異出南史

全忠生蘆

唐乾符時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嘗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而有三節焉心以爲異告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符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子孫繁昌蘆當在陂澤而生於君室此非常矣三節者節鉞三人之瑞也公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子正威爲幽州節度果三人持節鉞焉出北夢瑣言

武后萬年

唐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上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謠。公對曰。陛下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武后大悟。始有歸中宗之意。此固狄公忠正之對。亦足以見天運已定。后雖殘虐。不可改也。出紀異錄。

南康祿食

南康王韋皐爲張延賞壻。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璝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葛璝爲忘也。後果尹成都。而夢久已忘之。又見二神人曰。富貴而忘其所因。一何甚耶。公覺駭汗久之。乃躬詣雲林灶香禱福。命工揆日修崇作南宮閣四十範金刻石。自製碑刻于洞門之側。給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蓋皐本命丁卯屬葛璝也。以此觀之。謂富貴而非前定可乎。出蜀異記。

錢起鬼謠

錢起。天寶中初從鄉薦。宿江湖上。嘗月夜獨吟。聞人詠岸上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異之。攝衣出而無所見。以爲鬼謠而記之。及御試湘靈鼓瑟詩。以青字爲韻。落句久不繼。乃以鬼謠十字足之。有司以爲絕唱。遂登第。出唐史。

虹蜺降祥

唐南康王韋皐鎮蜀。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韋與賓客皆悸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鬻。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之乃去。皐懼且惡之。遂罷宴。時豆盧某客於蜀。亦列坐。因起白公。何爲憂乎。公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妖氣上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切憂之。豆盧曰。貞天下祥符也。固不爲人之怪耳。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慮。降於正則爲祥。理固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乃具以帛書其語而獻。皐覽而喜。後旬日有詔就拜中書令。果爲慶祥。豆盧之言。信而有證矣。出成都記。

文成二事

唐率更令張文成。一旦有鳥晨鳴於庭木上。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而賀客已在門矣。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袍並被鼠嚙。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加階授五品官。男不幸。鼠嚙帶。欲斷。尋授博野尉。見異纂及僉載。

子良雙虹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有雙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闕。欲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加金吾將軍。尋拜節度使。見祥異集驗。

薛願虹金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才喻便竭願輩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樞機要

洪實蜺龍

侯洪實蒲坂人也幼而家貧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下天將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洪實之口不復出焉其母見不敢驚良久洪實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有蜀僧來其家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洪實出焉請僧視之僧曰此蜺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仕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必慘毒將爲生靈之患但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洪實後果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康延孝等作叛延孝誅洪實得赦授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高顯臨戎理務持法御下傷於慘酷然欽奉三寶信心不怠是知蜀僧之言不謬矣見鑒戒錄

孔愉印龜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先時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三及其鑄侯印而印龜左顧叁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見晉史

士襲叢林

唐武士襲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賣材木爲事嘗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

致大富士襲與文寶會林下自言枯木成林必當大貴及高祖起武以鎧胄從入關故鄉人云襲以鬻林之故果逢建厦之秋及士襲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見太原事蹟

張伯藏璧

鍾離意爲魯相到官令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劍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前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遂命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卽召張伯問果服焉夫自孔子沒而至于鍾離意幾千歲矣其前定如此自非聖人何以先知之神乎出意別傳

孫偓瑞槐

孫偓字龍光第進士歷顯官始其家堂上屋柱忽生槐枝及棊而茂後偓果秉政相昭宗封樂安縣侯此槐瑞之應也唐史

鄭珏瑞麻

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爲學士忽一日鄭之閤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願得當制以盡荒虛時亢陽旣久其麻益茂高丈餘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貞白麻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爲乾坤之命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

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常儆居。忽遇暴雨。一庭俱爲白沙。公甚惡之。及葬于伊闕。得吉地于白沙里。時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出紀異志。

應元保運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至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造一室。發地得一瓶。封鐍甚固。其中有銅錢。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亦不甚以爲異。至元豐四年詔忽進號使者爲應元保運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合。具以事聞。併以其錢獻之。出筆談。

慶源芰荷

朱慶源者。嘗爲尉。罷任。家于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怪懼。多方禳之。而蓮生不已。乃築堤汲水以灌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慶源選授南豐令。未幾入爲大理評事。蓮生之應也。

處回旌節

旌節花者。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尋求藥術神仙之道。從蜀主所好也。一旦有道士龐眉廣顙。布衣縕縷。山童從之。擎柱杖。藥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之。逡巡去盆。則兩苗已生矣。隨月漸長。可長五尺。層層有花。燦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處回命食不受。唯飲數杯而退。出門旋失所之。後處回果除二節鎮。方致仕。今猶有收得其花種者。如常花法種之。出野人閑錄。又雞跖集。

天聖高第

天聖五年春有二舉人閑行建隆觀中相與語曰今歲高第是何人有二道士坐於廡下白髭者曰不難知之二生曰師豈有異乎曰無之棹穿波底月寒壓水中天不離乎此也其年牓首王堯臣小名越哥次韓琦次趙槩月與越同寒與韓同天水則趙氏郡號也再尋道士不復見矣幕府燕閒錄

慕容五木

慕容寶嘗因樗蒱呪曰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皆盧人以爲五木之祥後果大貴良由精誠所感而然也

李畋兩火

李畋嘗爲國子直講欲求郡而未得一日晨登講席諸生皆見畋巾上有兩焰火起是日報得榮州昔人常言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象江海之有浪漚善想之所變爲喜爲祥惡情之所生爲惡爲災本於心發於氣形於兆李畋以碩儒耆德直講國子欲得一郡自效固非過分善想交感發而爲祥理固然矣其又奚疑出談藪及名臣傳

蒙正槐瑞

呂文穆公蒙正爲舉人時客于建隆觀道士丁君之舍常往西洛省親自冬至春方還至板橋逢職方劉蒙叟相揖並轡同入順天門劉因送呂之道院至則門戶扃鐍如故既發籥啓戶見臥床前有物高三四尺蒙茸合抱其色白而黃劉呂驚訝逼而視之乃槐也遽召道侶觀之乃槐根至室而生耳無不歎異是

歲公登科。不十年位至上公平章事。識者以爲槐瑞焉。出幕府燕閒錄。

沂公槐祥

王沂公曾。青州人。郊居門直大路。夾以槐陰。兩大槐夾路。交枝連理。是歲公生。作相之祥也。夫二公作相。其祥皆先見於槐。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耶。不然則和氣之應爲王氏呂氏方大之祥。非偶然決也。沂公言行錄。

敬洙彈烏

何敬洙善彈。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嘗薄暮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于手。曰。誰敢破此。何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遂擲硯階下。羣僕迸散。翌日李責碎硯之由。怒甚。命擒之。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乃匿之後堂。旬餘。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聲甚厲。李惡之。拂衣起避。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驅逐。終不去。李怒。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烏。當釋其罪。何挾彈一發斃之。李佳賞。擢爲小校。累功至建節鉞。建隆初移鎮鄂渚。下車之日。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由爾以與吾之祥也。乃取食物置掌。烏翻然而下。食何手中。其後位至中書令。太師致仕。功業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鄭文寶南唐近事。

危序看榜

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躊躇未前。有老媼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再。末

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頗相類。（青箱記）

鄭戩彩選

原武鄭公戩。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負。獨戩贏數百緡。是歲解頭魁薦第三人及第。

馬拯同名

上官拯累舉不第。年過五十。方得解赴省試。遊相國寺買詩一册。已燻晦。歸坼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勅賜進士及第馬拯。右拯伏蒙禮部放榜勅賜及第。謹詣門屏祇候謝。而馬拯與拯同名。是歲拯果登科。（出青箱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六

婚兆門

韋固赤繩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而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司馬潘昉女爲議者。期於店西。未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堦。向月檢書。因問曰。老父所尋何書。曰。幽冥之書。問曰。幽冥之書何以在此。答曰。凡人生之事皆幽使主之。君行自早。非我不當來也。固曰。然則君主何事。曰。天下之婚牘爾。固喜曰。某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十年不遂。今有人以潘女爲議。可以成否。老人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年十七方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雖讎敵之家。貴賤遼邈。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彼矣。它求何益。固曰。某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嫗女也。及明。老人與固至菜市。有嫗眇一目。挽三歲女。敝陋之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夫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耶。老人遂隱。固因磨一小刀。付其奴曰。爲我殺之。明日奴袖刀入市。衆中刺之。一市紛擾。固問中否。奴曰。才中眉間耳。後固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喜之。因以女妻之。容色華麗。於眉間常帖一花鈿。雖沐浴寢處。未嘗暫去。歲餘。因逼而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於官。時妾方在襁褓。兄亦繼歿。惟一莊在宋城。與

乳母陳氏居之。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去。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鈿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使之也。因盡言之。夫妻相對驚涕。相敬愈篤。後生男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夫人。乃知陰隲既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見紀聞譚。康潘。

辛祕綠衣

辛祕五經及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困息於木陰傍。有丐者箕坐。訪辛行止。不對。去之。丐者亦隨行。辛馬劣。不能相遠。每強言不已。前及一綠衣人。辛揖而與之語。行數里。綠衣者驟馬前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如是。丐者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曰。君言時至何也。荅曰。少頃當知之。將及店。見數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祕大驚。遽禮下之。語言之間。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至是矣。公所適何事。辛以娶約語之。乃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赴禮會者。非君妻。君婚姻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酒器與辛別。臨去。以綾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發視之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後因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丐者之言。解結視之。得大紙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也。辛計別丐者之日。妻尙未生焉。見摭遺。

李生筮筷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李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筮筷。令侍飲。視筮筷上有朱書字

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謂李曰此人名家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筮筵取而視之朱字宛然李乃具說見女女亦曰往常夢至一處亦說曾見生云出唐逸史

盧渥紅葉

盧渥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之巾篋及宣宗有退宮三十人許其適人盧娶其一既而於巾篋中覩紅葉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出雲溪友議又本事詩

盧氏碧襦

上谷侯生以明經爲宋州虞城尉初娶韓女已五年矣韓嘗夢吏引至一院有青服危冠據案者韓拜之俄有婦人年二十許衣碧襦絳衲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入稱盧氏慍謂韓曰吾與子爲仇知之乎韓氏曰妾本女子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氏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我今訴上帝雪前冤汝死在朝夕矣靑服者曰汝之冤信如是然韓氏餘一年壽仍曰可速遣歸使者送至門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侯生訊之且以夢告後又夢盧氏謂之曰子死期至矣韓氏驚寤因是成疾閱歲而卒侯生後數年遊襄漢次富水郡僚闌陵蕭基慕侯生以女妻之及蕭氏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爲首飾與韓氏所夢無異生具以夢語之蕭氏曰妾幼爲外族盧氏所愛舅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夫婚姻

固有前定。而絳袖碧襦亦復前定。何耶。以是觀之。事無大小。物無巨細。一切分定。則不可逃也。見譬應錄。

元綜偕老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回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見一婦女方生一女。云此是君之婦。崔乃驚寤。俄而所約女忽然暴卒。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宅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尋勘歲月。正崔公昔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位三品。年九十。崔夫人與之偕老。尚四十年。食其貴祿也。見定命錄。

承業擇聟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女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爲此女擇得一聟。乃裴居道。其相當位極人臣。然恐非善終。必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熟視之。曰。裴郎位至郎官。其女卽合衰逝。裴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後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居道果至中書令。被誅籍歿。二盧之言。一何神也。見定命錄。

閔儀繼室

李希仲。趙郡人。嘗爲偃師宰。有女名閔儀。年十九歲。遊戲後圃花欄。忽有人遽招之曰。郞有懇誠。願託賢淑。幸勿驚訝。郞爲崔氏妻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郞尤鍾念。生六十日。郞則謝世。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

以念子爲託。望仁愍之言。畢悲慟。俄失所在。後希仲秩滿。家洛京。天寶之亂。幽薊起戎。希仲挈家東避。至臨淮。謁縣宰崔祈情欵依然。各叙祖姻。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已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人又成立。遂歸之。偃師故事。初不省記。忽聞崔氏中堂大哭。即令詢聞。乃閑儀耳。遽自省問。則出少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見纂玄怪錄。

明皇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於短袍中得一詩曰。畜意多添綠。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兵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意深閔之。遂以嫁得詩者云。吾爲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本事詩。

僖宗宮人

僖宗嘗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士。神策馬貞於袍中得金鑰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鑰寄千里客。鑰心終不開。眞嚮鑰人告之。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召馬赴闕。遂以宮人妻之。後僖宗幸蜀。眞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其事與明皇相類。此亦見婚兆之有前定也。故併錄之。出本事詩。

賈偶再生

瀼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亡。見吏將詣太山。已而曰。何故誤追此人。可速遣之。見一女子獨行。文

合與語。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易陽令。昨被召。今得還。文合既甦。欲驗其事。遂至易陽。謁令。因曰。君女寧卒而却生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本末。令人問女。所言皆同。遂大驚歎。乃以女配文合。感其異也。出搜神記。

章汎天意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而甦。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乃其外兄。料理得免。有一女子同立門外。知其有助。因泣涕脫臂金及欽求救。汎爲之請。良久云。秋英同遣去。秋英卽此女名也。乃俱出。會日暮。道側小屋如客舍。而無人。遂同宿。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在吳縣烏門。臨濱爲居。門有衆樹。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後依語尋之。果得徐舍。與主人敍闊。後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以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與秋英之言同。徐氏試令侍婢數人出。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曰。此天意也。遂以妻之。後生子。名曰天賜。見眞異記。

高氏陰配

吉州劉長史有三女。皆絕色。長女年十七。病死。劉與司兵院高廣相善。秩滿同歸。劉載女喪還。高有子年二十一。夜高氏子獨披書。見女子來。曰。兒乃長史亡女也。命當更生。合得奉承君子。垂意相採。當白家令知。高大驚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何樂如之。女曰。後三日必生。使開棺以面承露。當活也。高詣長史陳其事。夫人深拒之。高求之甚苦。至夜。劉及夫人皆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何斬固如

是及覺遂大感悟乃許焉至期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一家大驚幃於岸側守之一日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遂擇日於其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爲禮會村（見廣異志）

于祐紅葉

唐僖宗時有儒者于祐晚步禁衞臨視御溝見浮葉流下有一葉若隱隱有墨迹乃取視之果有詩一聯祐得之藏於書笥中祐復爲二句題於紅葉而流之有贈之以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牆是此溝祐累舉不捷乃依倚中貴人韓泳爲門館久之泳召祐謂曰帝出宮禁三十人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與吾同姓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未娶年已踰壯夫人本良家才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地謝泳乃令人通媒及助祐進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就吉之夕祐頗契意既久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具以告韓氏復曰吾水中亦得紅葉不知誰之作也乃開笥取之卽祐所題之葉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聞者異之一日泳開宴謂祐曰子二人可謝媒人否韓氏笑曰吾與祐乃天合也遂索筆爲詩曰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泳喜笑曰吾今知天下事非偶然得者也僖宗幸蜀韓泳令祐導前韓氏以宮中舊物見帝具言適祐事帝召祐笑言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謝帝後還祐以從駕功得官韓氏生五子二女皆力學有官女亦配名家終身爲令婦嘗聞在天之理可合則雖胡越而無閒苟天理之未合雖比居隣屋莫可得

也。銳於苟進而貪於苟求者。觀此可以自誡焉。出青瑣高議

織圖飄葉

侯繼圖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悲娥。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解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巾笥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爲婚。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那得至此。侯以風飄葉對。取今書辨驗。與葉上字無異。益知婚姻之有前定也。見蜀異志

令狐媒介

晉索紞字叔徹。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迫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而與冰下人語。陽爲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當冰泮而成婚。後太守田豹果因策爲子求張氏女爲親。仲春成婚。見晉史

黃霸共載

黃霸常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推問乃巫女也。遂娶之。後黃霸位果至丞相。續漢志

毛仙述配

吳淑江東人有妹在江南適陳樞樞卒至京師欲求再配有一尼江東人其母謂尼曰女子欲求親有鄉里官者願求偶一日尼曰有馬淑者湖南人今爲安州雲夢尉欲求親因遂成結初馬淑之先君在江南爲饒州副使其前妻馮氏方強壯之時常使術士毛大仙者作卦歌其中曾述配偶之事曰水馬爲妻堉不久下泉鄉命裏妨頭妻再得口天娘後馮卒再娶吳氏馬淑雖經亂離常錄此歌於巾箱中因以示吳淑之妹初淑與馬氏絕不相聞尼亦非素識因在京師卜鋪相遇遂得偶合豈非前定歟出秘閣閑談

仙客遭變

唐王仙客建中朝臣劉振之甥也少孤與母養于外氏振有女名無雙振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後振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與仙客甥舅之分懽然無間但寂不聞姻親之議一日振入朝忽驟馬歸汗流氣促良久乃言涇源兵亂天子出苑北門百官赴行在因召仙客主管家事先出開遠門我將續至仙客出門既久而其舅不至乃至門伺之門者云租庸劉尚書欲出北門不敢放出追騎至驅向北去矣仙客大哭歸襄陽村居二十年京闕苽復乃入京訪舅消息至新昌得舊使倉頭塞鴻及婢採蘋二人後振以授僞官被誅無雙沒入宮掖仙客于故人李齊運齊運以仙客爲富平尉知長樂驛忽中使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無雙預其數過驛留書與仙客末云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厚結古生以其事告之古生取茅山使者藥以採蘋爲中使賜無雙令自盡託親贖其屍以還仙客曰此無雙也茅山使者藥服之立死三日却活使者及塞鴻皆殺之古生亦自刎仙客乃與無雙變姓名寓居

于渚數年。歸襄陽。夫婦偕老。男女承家。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變籍沒。而仙客之志至死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至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爲夫婦二十餘年。豈非前定乎。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七

墓兆門

袁安書生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仕東漢永平爲司空爲政雖號嚴明然未曾鞫人以贓罪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也聞者感激自勵初因父沒母使安以雞酒詣卜者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能知之安以雞酒爲禮畢乃指一處云葬此者當世爲上公便與安別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遂爲司空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見漢史及幽明錄

孫堅異人

孫堅既遭父喪出求葬地忽有一異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稱帝乎曰欲帝異人乃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盩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爲長沙矣後果起兵於長沙自權至皓四世稱僭果葬地所致耶將晉運方興故止四世耶大抵天命前定故事無不合耳見廣異記及異苑

滕公佳城

滕公夏侯嬰也嘗往東都出門馬鳴跑地不進久之公命掘地得石棺銘文極古異人莫之識以示叔孫

通通曰科斗書也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歎曰天也吾死其安此乎遂葬其地見獨異志并四京雜記

陶侃牛崗

陶侃微時丁家艱將葬忽失牛而不知所去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也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山與周訪訪父葬矣後侃果爲三公而訪三世爲益州刺史如其所言異哉見晉史

郭璞桑田

璞嘗爲其母擇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由此觀之水陸更變莫不有定數而況於人乎

庾氏生金

庾冰嘗令郭璞筮其墓以占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貴然有白龍者凶徵也若墓碑生金乃庾氏之大忌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其來妾祕愛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人見狗異於常狗共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爲桓溫所滅如璞之言異哉出晉史

處俊壓角

郝處俊仕唐武后爲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高宗多病。欲遜位武后。處俊極諫。事遂沮。后素啣之。至其孫象賢。武后因事誅之。遂斲夷祖父棺冢。書生之言至此而驗矣。非禍福定分而兆見於墓耶。見唐史及朝野僉載。

明徹白馬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仕梁爲司空。性至孝。嘗感墳塋未修。家貧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乃之田中。仰天號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秋大獲。足供葬用。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最小子也。噫。富貴固有前定。乘馬逐鹿。亦復已定於前。行止果不由人明矣。見南史。

沈彬石燈

郎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它物。傍有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卽不埋。石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因遂葬之。無乃天造地設藏之以待彬耶。胡爲而前定若此也。出乘異記。

韋墳萬日

見樊川集。

杜牧作韋溫墓誌云。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吾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尙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遂寤。今萬日矣。天使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

問果翌日不救銘曰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崔巽三年

唐明皇獵於温泉之野鵲飛兔走御馳駿疾馳約二十里左右多不能從惟白雲先生張約馬快能從帝緩轡過一山有新墳居其上先生顧視甚久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傍有樵者帝問何人葬此樵者曰山下崔巽家帝令引至其家巽之子倚衣斬縗衣巽子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墳非吉地也巽子曰父云遺言葬此不敢違命帝曰汝父遺言何說巽子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驚顧嗟嘆稱美先生曰臣學未精且還舊山後詔蠲巽子終身徭役見摭遺

郭璞龍耳

璞嘗爲人葬晉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來問耳帝甚異之見晉史

智興竹杖

唐王智興始微時曾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箒必掃道士之門久而感之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爲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所執竹杖表一處曰必穸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智興再往理穴其竹杖有枝葉叢生心異之遂葬焉其後果至侍中云

羊祜折臂

羊祜嘗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信乎墓之有吉凶不誣也出晉史

伯玉暴貴

荀伯玉廣陵人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後伯玉爲齊高祖親信軍國密事皆委之權重朝右每暫歸休軒蓋塡門爲武帝深怨至永明元年伏誅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得後出家爲尼伯玉暴富貴而卒敗亡一如相墓之言嗚呼葬古無有也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後之葬者可不愼哉出南史

張裕累世

張裕吳郡人事宋爲會稽太守五子演、鏡、永、辨、岱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初裕之祖澄當葬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則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者位光祿年六十而卒子孫果皆昌盛云見南史

流之改葬

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

上高原流之異其事乃爲之造棺槨衣服取其柩而改葬之嗟夫流之何人而姓名先見於三百年前彼亦何人而知三百年之後有一高流之耶蓋凡物莫不囿於有形有形則有定數將亦以數而知之也見會載

靈運古冢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故知冢已八百矣出水經

王果得銘

唐左衞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槩艤舟見岩腹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登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曰吾被責雅州固前定不然何以五百年而知吾之來乎乃爲收葬而去水經

大雅不利

温大雅字彦洪幷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仕至禮部侍郎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果卒見唐史

洛陽南市

洛陽南市卽隋豐都市也掘得一冢棺中一人皂幘朱衣有銘曰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於此見

矣。校其月日。當魏黃初二年也。出劉永傳記。

地理吉凶

李侍郎諮與畋議地理事曰。史中有言。因葬而至公卿者。亦有因葬而至凶禍者。信矣乎。畋對曰。凡人與萬物。悉受命于天。謂之天命。天能生之。故隨命之多少。地能養之。故隨分之厚薄。若以吉凶禍福因地理而得之。謂之地命。可乎。公曰。若然。古之因地理而得禍福者。此皆妄矣。曰。非妄也。易云。觀其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己爲福善福善之物應之。己爲災凶災凶之物應之。其感在己。其應在彼。據是而論之。命果在天。不在乎地。詳矣。公曰。聖人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何也。曰。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卜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僥倖求福也。據隊阬家流。以地平垣爲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槩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公曰。然。命果在天不在地乎。感在乎己。應在乎彼。物理之然也。見該聞集。

呂才葬論

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貨遷。不可知。石泉頹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愼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其書乃有百二十家。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而術者之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致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後於荊。不聞葬得凶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葬。世之人爲葬巫所欺罔。擗踊荼毒。以期徼倖。由是相望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詭數禮俗。皆不可以爲法。此呂才之論也。予嘗原才之意。蓋患陰陽家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故以經史推處其驗。謂富貴壽夭皆由於天。而不由於葬。人宜修德以迎之。其意甚善。然不知古之葬者雖不主於吉凶。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如陶侃牛崗。郭璞龍耳處。俊壓角。庾氏生金。班班史册。禍福昭然。不可不信。以愚觀之。貴賤貧富。死生壽夭。雖有前定。亦由葬以致之。苟作善而福至。則葬得其吉。作惡而禍降。則葬得其凶。所謂有福之人。不居無福之地。此最確論也。後之人無以呂才之言而忽於卜葬。無以葬巫之術而怠於修德。二者兼愼而審處之。則善矣。出唐史。

葉公陰宅　出紀異錄。

沙陽葉公隆吉未第時。求陰宅。葬其先人。未得。一日有林璣者謁之曰。北距縣五里山名羅源。有地可葬。葬後一紀。定出蟾苑客。因曰。臥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曰。本朝自來辰戌丑未年爲廷試。何得申酉耶。客曰。五行推遷。乃若此。後國家以寇難多事。廷試忽移戌申。是歲葉果登第。計其葬。恰一紀。事之前定可知矣。

由余氏墓　錢希白小說

錢文炳蘇州節度使元璙之姪仕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惠中累入京爲供奉有文學口辨善應對妻丘氏開寶五年卒炳求吉山擇墓地炳幼精於靑烏之兆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得一穴自相之曰此吉地有僧常泰亦謂之曰此地據山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尙書不可重營炳不從遂躬督役夫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但駭骨一副在石之上身長一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更無他物東畔一銅酒鐺皆靑花西畔一古劍劍已辟餘大玉環在靶亦是玉刻爲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令役夫不得入炳自醉酒下穴取其環靶忽然一枚黑蜂大如毬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眉上螫之炳便悶倒頭腫如斗肩輿還宅其夕遂卒常泰掩之如故至翌日其子知玄號踊之次冥然困睡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披魚鱗甲握大劍跣足足色如金前謂玄曰我帝堯時由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同禹理水有功得封於吳卒葬於此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甚吉居之極安汝始開吾石板固已非矣而輒欲奪吾玉劍過孰大焉今雖擊死然隸吾籍中吾在冥府大有所主汝父且無苦勿念之遂驚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至於開寶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干後之審墓地者宜鑑茲哉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八

雜誌門

敬達玉琬

後唐袁洪禦爲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服。命撼去二十二葉復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極小。止當一葉耳。張敬達有二玉琬。洪禦量其廣深。算之曰。此琬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曰。吾謹藏之。能破否。卽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鑰之庫中。至期庫梁折。正壓其籠。二琬俱碎。嗟夫。一琬之碎。猶不逃於定數。而況人乎。見稽神錄。

文孝石匣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贈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而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不妄費。安可得也。見筆談。

劉毅齋名

桓玄在江州造盤龍齋。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字曰盤龍云。見芝田錄。丁用晦。

南雍羊壇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壇號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羊詣壇令繞之以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爲刺史羊行六遭以止強之果八年而後遷也襄陽耆舊傳

李相紗籠

李藩丞相方未第時有人告曰公是紗籠中人問其故則曰冥司凡台相則立其象以紗籠護之後藩果至台輔乃憲宗之時也出原化記

宣宗探圓

唐宣宗時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望爲相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意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得此可以言命也夫盧氏雜記

盧齊暴亡

永徽中盧齊卿暴亡及甦云見其舅爲冥司判官有吏以文書呈曰宇文融爲宰相舅曰此人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不可改若歲月遠近則由裁判舅乃紙尾判一百日既而融果入相百日而罷人之官爵陰注已定則不可改人力區區何爲哉唐宋遺史

鍾李同出

南唐鍾謨李德明寵遇日深勢望輝赫嘗二人同出傍有老叟縋指之謂人曰此二人一人無頭一人項

上有繩。未幾德明棄市。謨自經而死。見唐宋逸史。

耿詢太史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驗三辰度數。晝夜運轉。毫釐不差。甚嘉之。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合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卽命終。宇文化及篡叛。詢爲太史令。謀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術數。蓋亦張衡郭璞之流也。見大業拾遺。

房琯龜茲

房琯次律。河南人也。嘗祈邢和璞算終身之事。邢曰。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飧而休於龜茲板。後房自袁州罷歸。至閿州舍於紫極宮。適見工人治木。房怪其木理成文。問之道士曰。數月前有賈人施此龜茲板數斷。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刺史。且以龜茲板爲託。是夕病鱠。果卒焉。見酉陽雜俎。

多遜崖州

盧多遜開寶中自尚書知制誥出鎮州。未久。召歸將大用。過洛。皆郊迎。有田啓者。見之嘆曰。吾曹得似此人足矣。旁有老人曰。君無羨此人。今雖榮顯。後五十年。卽不如一切人。田方欲揖之。忽不見。或曰。此沈老也。久不到城。不知何故忽來。田乃訪之。欲問終身休咎。沈老曰。素不解此。田曰。昨日同在城中。親聞君言。沈曰。老人不入州縣二十年矣。前日晝寢。偶夢到城。亦記是君等。不知夢中之言。因何而發也。啓亦怪之。

以多遜方獎用不敢言及其南竄沈言乃驗良由陽受陰注數不可逃彼沈老以專精知之寓於夢而發於言耳出名賢小說

顏濬廢閣

會昌中有顏濬秀才遊瓦棺寺遇陳官人同遊是寺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因寺廢而毀焉見傳奇

抽籤爲戲

盧相多遜方卯角其父携就雲臺觀小學與羣兒戲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之爲戲時多遜尚未識字歸以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頗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島客父見之頗喜迨作相與秦王連謀事敗始因遺堂吏趙白遂南竄卒于朱崖果年五十二籤語無一字差事之前定一至於此可不信哉出蜀異誌

分河取丁

常有人自冥司放還道中聞人語云欲分黃支前者要令三丁取一計工不集令請二丁取一矣後數月節度薛公奏議分滑州河一支以免衝城之患先乞三丁取一後更乞二丁取一乃成皆如所聞大抵天下事雖出於人爲必先定於陰注殆假手於人耳事成而自矜良可癡也見幽怪錄

鶴林花歸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鶴林寺有杜鵑花貞元時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此或見紅裳女子遊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或謂七七曰此花可開副重九乎曰可乃前一日往寺中宿中夜女子謂七七曰妾爲上玄所命來司此花非久却歸閬苑今與道人開之來日晨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見沈汾續仙傳

丘巒三笏

丘巒爲兩浙進奏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藏一牙巒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而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餘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貞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巒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巒以奉錢昭晏昭晏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衞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於數矣是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見錢希白小說

沈良借緋

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舖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舖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

沈大驚。延於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罷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魏璀築城

魏侍郎璀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頹壞。得古塼。塼面刻四大字云。委於鬼公。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異。乃大築子城纔罷。詔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之亂。寇廣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固。民逃於中。獲免者甚衆。賊退。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城不知起於何年。而四字之應。果驗於後。事之前定如此。豈人力哉。出雜錄

陳氏修廟

鄭內翰毅夫知荊南。一日。虎入市。囓數人。郡大駭。競修浮屠法禳之。鄭公諭市民曰。城隍廟在子城東北。荒頹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豪民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遂修之。換一巨梁。皆鑿一竅。闕一板於其中。其下宛若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旁又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緹巾襲之。獻於府。鄭公奇之。特爲刊其事於新梁之脊。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寧得先知之神乎。以此知事之前定不可易也。可疑者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耶。治平丁未歲。安陸鄭獬荊南畫堂記。

孝先竹床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至某年某月日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因以致富今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也見吪陵集

全僧修寺

泗州大聖西竺國人唐高宗時始來中國出處無常聽其言者初若狂已而皆驗常憩吪陵國祥寺殿將毀壞師潛以衲衣置梁上仍告人曰有人王來修此寺師遂行後三十年其寺乃大興皆僧全氏之力師言人王之驗也出王元澤文集

曹翰屠城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尙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勑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命歟出筆談

更人移廊

寶元己卯歲文瑩遊泗州昭信縣時龍圖吳公中復初筮尉此邑瑩謁之見其廳事摧倒延瑩別齋因說

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凡直更者無一日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謂更人必齎粉矣。急開扉呼之。則五吏俱聲喏。怪問汝輩夜來何處。知更對曰。某等廳上知更。皆見甲士數人。仗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則聽已摧矣。公曰。皂隸愚賤人也。尚有物衞之。況崇高聰明。富貴前定。而無護持者歟。出雜錄。

拱聖節度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池。回蹕至拱聖營。忽大雨。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它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是時二夏昆仲守恩守贇在營。方卯角。後侍貞宗於蕃邸。及龍飛。二公俱致崇高。守恩爲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終於宣徽使。見朝野雜錄。

賈升知觀

道士賈得升。陳希夷門人也。雍熙中。先生謂賈曰。華州老君殿後有神人黑衣冠。傳北極紫微帝君之命。汝可立北極殿。昔唐時以此爲祈貞之館。今吾復遇此神。後二十年。此觀興矣。惟汝得當之。後先生將終。密書奏疏。遣得升詣闕投進。太宗賜之紫衣師號。使主其觀事。又賜錢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後貞宗祀汾陰。再幸其所。瞻先生遺像。召賈得升對。建行宮聖祖本命元辰三殿。先生始言二十年。此觀興矣。逮此。正協其數。果得升當之。由是知廢興之理。皆有定數。而況于人乎。出陳摶傳。

王處敍功

唐莊宗得天下有從行禁旅王慶乞敍功賞奏大軍濟河日係第一隊及入汴日又係前鋒合遷補帝頷之使且去他日又奏帝不納或謂曰帝方好音樂今樂工多被恩賞子何不爲之慶乃學吹管得供御終不獲賜慶後事李嗣源嗣源亦陳述其事帝曰朕亦知慶有功但吾見其面則憤然安更有賜與之意帝因舉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信哉莊宗之意也人君提賞罰之柄一喜怒爲人之禍福王慶雖有功而前定不合富貴雖區區陳述烏能回帝之意哉翰苑名談

于生遇風

于立禮元豐時自嶺表歸至落星廟舟遇風而沉立禮爲人導至一處有榜曰三江都水使者立禮趍庭有官坐庭上問曰舟覆損幾人吏曰都不救官曰若有數未盡者立當送還命吏視立禮簿籍吏出曰立禮算未終官曰速送去立禮出門爲吏推之遂浮沉波浪漁者獲之乃免以此知人之算數皆陰籍注定也出名談

張洎修廟

參政張洎常奉使還經官亭湖風波忽起因心禱求利涉既而夢一紫衣丈夫與一女子偕至揖與之坐不敢固命之乃坐終恐懼不安席而去及船至岸見山上有廟問之乃官亭神廟入廟見其神與所夢正同因許爲修飾而終不果及參大政始加葺焉初湖側鄉人皆欲修廟輒夢神曰此自有爲吾葺者爾不當治民怪之而止及是始寤夫大道之行天人交感當公寤寐之際豈自知輔翌皇運參決天下之務哉

而山川之神。惕然祗懼。豈非冥數先定。而靈心協應者乎。昔顧吳郡得方山而巖卅王仲德見白狠而紓難。皆冥祐既至。而豐報隨之。時雖不同。事則符合。苟非道與運會。才由世出。則安能使玄符感發。兆於蔫昧。如是其彰灼乎。見吳淑左里廣記

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之。公攝錄參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及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盧。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遇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詘。囚罷歸。不及月。掾尉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八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然則後之人稱賞而害人者。可不戒乎。東坡思無邪齋書。

孫何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而

何苦思遲。自謂必居其下。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精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此不謂之命乎。出歸田錄。

亞夫角聲

元祐四年夏。王聖涂至河中。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貧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憂去。至九月。孫復曰。角聲不和尤甚。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任。明年春卒。茲蓋禍福已定。而形於聲音。孫以審音而知之也。出澠水燕談。

士衡無失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賂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疏漏。副使實士衡所得縑帛藉舡底而以己物覆其上。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涉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則難免。副使蒼皇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舡底。一無所失。得失之分。人力豈能勝天哉。錄之可以爲姦巧小人之戒。

范客薦福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公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天下至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

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冷齋夜話

郭注求室

韓魏公客郭注才甚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家室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則其人必死公乃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是殆與范公客同科也范魏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而兩客乃爾謂非前定可乎夜話

吳僧寶鑑

嘉祐中沈括之伯兄爲衛尉丞有吳僧持一寶鑑云齋戒照之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人衣緋而坐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以英宗覃恩果賜緋後其僧來京師蔡景繁爲御史嘗照之見著貂蟬甚善不旬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鑑之所卜固甚異何人之前定乃如此耶出筆談

列子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夭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下而困於陳蔡商紂之行不出三仁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常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力之能奈何壽彼方此窮聖達逆賤賢貴愚貧善富惡耶力曰若是則我固無功乃命之所制也故注曰命

者必然之理。素定之分。豈不信哉。出列子力命傳。

禹錫分定

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日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乃視三衣於戶外。恐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止。宣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螭之藏處也。禹錫云。斯龍亦可謂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猶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見嘉話錄。

鄭珏吉凶

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典贍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頃歲眉陽有孫六丈者。妙於推步。嘗謂畋曰。一生吉凶。須值三卽變。後如其言。年十三有詩名。二十三丁先孝憂。三十三值李順叛。四十三拔成都解。五十三直太學講。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七十三罷和議郡。赴闕致仕。八十三病革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復何如也。乃知稟形識於天地之間者。固不可逃於數也。李畋自述。該聞集。

胡宿名言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常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咄。世以爲名言。澠水燕談。

東坡分定

東坡居士嘗曰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見晁陵集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九

爲善而增門

韓厥紹孤

晉司寇屠岸賈欲治靈公之賊。韓厥曰。吾先君以爲無罪不誅也。賈不聽。遂殺趙同趙括趙嬰齊等。趙朔妻遺腹生趙武。公孫杵臼以謀死而使程嬰護武匿山中育之。後景公疾。卜之以爲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公以問韓厥。厥曰。趙氏無罪。國人念之。故見於龜策。且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於是薦其孤而立之。以趙氏田邑畀趙武。其後韓厥子孫列爲諸侯。享國十數世。與趙魏相始終。韓氏於晉未有大勳。其所以至於此者。太史公特以能紹趙孤爲天下之陰德而享斯報焉。太史公誠足以爲篤論之君子也歟。左傳史記。

臧孫有後

魯隱公將觀漁於棠。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漁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至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之亦不從。哀伯名達。僖伯之子也。周內史聞之曰。臧孫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其後哀伯之子辰。是謂臧文仲。辰之子許。是謂臧宣叔。許之子紇。是謂臧武仲。數世皆爲魯之名臣。左傳。

叔敖斷蛇

楚孫叔敖乃蔿賈之子。曰蔿艾獵是也。爲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對曰。敖聞見兩頭蛇者不祥。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矣。我聞有陰德者。天必報福其後。果進爲楚令尹。城沂之役。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故傳言其能使民是也。出賈子及左傳。

張湯有後

張湯仕孝武爲御史大夫。雖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其子安世忠信謹厚。謙愼周密。進引士大夫而不使知。出於己。有郎醉小便殿上。主吏白行法。安世以爲翻水漿而釋之。其隱人過如此。又復志尙廉退。動戒盈滿。屢辭俸祿。身衣弋綈。安世子延壽。亦歷位九卿。延壽子勃。勃子臨。皆有謙儉之德。安世兄賀以得幸衞太子。下蠶室。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孫收養掖庭。賀傷太子無辜。視養拊循。其恩甚厚。及壯。教以詩書。以家財爲娶妃。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宣帝爲置守冢二百家。封其子爲恩德侯。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宣帝同席研。又封爲陽都侯。賀孫霸年七歲。亦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爲侍中、中常侍、諸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自漢興至王莽世。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故史氏云。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予考驗其事。蓋湯之揚善。止及其子。而後之榮盛累世。皆安世與賀積德之致。上天報施。確然於此矣。見前漢。

王忱繡被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謂忳曰。我腰下有金十斤。死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乃鬻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歸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忳言之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馬奔走入它舍。主人見之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幷及繡被。主人謂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因說葬書生事。幷道其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見後漢。）

丙吉非死

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年。巫蠱事起。詔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衞太子事繫。吉深哀曾孫無辜。會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分遣死者。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並赦之。繫者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後吉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病果瘉。遂代魏相爲丞相。（見前漢。）

王賀必與

王賀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賊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皆縱不誅。佗郡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已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

千人者。子孫必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必興乎。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乃孝元皇后也。西漢。

郭躬仁恕

郭躬字仲孫。父弘習小杜律。斷獄三十年。用法平允。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時人比之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吏獄斷刑。率從矜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遂著于令。又章和元年赦繫囚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爲上言。肅宗善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子昱至南陽太守。子鎮爲尚書。孫程立大功。遷尚書令。封定潁侯。子賀成侯。賀弟禎至廷尉。禎弟子禧至太尉。子鴻。城安鄉侯。子孫爲三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范曄之論謂躬平刑審斷。幾於得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慶延于世。蓋由於此。不然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惡之報。曾不旋踵而應之若答歟。後漢史。

裴度還帶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黜場屋。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相者曰。公形神稍異。不入相法。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則殊未見公貴處。可別日垂訪。爲郎君細看之。公去。一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而還之。日暮不至。度乃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曰。父以罪

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去。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怳然歸之。婦拜泣請留其一以謝。度笑而不納。後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後果位極人臣。噫。富貴貧賤。雖自有數。然不可得而知也。裴晉公以陰德而至貴如此。凡爲善者可不勉哉。出摭遺。

洪敬嫁婢

唐彭城劉洪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中見之。謂曰。君財雖豐。更三年。大期至矣。元溥憂形於色。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君雖不壽而德量寬厚。但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後三載。當復此來。元溥自此爲身後之計。有女將出嫁。乃抵維揚爲求媵妾。用錢八十萬得四人。有蘭孫者。極姝麗。元溥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因與國同姓。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盡籍沒。寇平。骨肉皆被俘掠。不可復知。妾今再易主矣。元溥爲太息曰。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足。衣冠之女而抱冤如此。吾忍置之婢使人列哉。遂焚其券。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三月辛卯。蘭孫歸夫家。是夕。元溥夢一人青衣幗簡。望塵而拜曰。余蘭孫之父也。無以報足下之賜。聞君壽將盡。當爲君請之於帝。後三日。元溥復夢前所夢者。紫衣象笏。謝元溥曰。余不佞。請君於帝。帝許延君壽二十五歲。富及三代。害吾家者悉獲。按理。帝又憫余之冤。受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嗚咽再拜而去。元溥不敢言。後三年。相者復至。自眉至髮。熟視元溥曰。陰德之氣

上動於天延壽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遂以夢中所得告之相者曰昔韓子存趙氏孤故十世位至王侯有陰德故也況闌孫身爲賤隸骨肉淪謝而能不顧殊色憫而嫁之天之報稱不亦宜乎（見影響錄又出陰德傳）

明府嫁婢

唐范明府者亡其名頗曉術數調授江南官自課其命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不可遠適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爾及之任買一婢詢其所從來婢曰父爲某官兵寇之亂掠賣至此范復問其姓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此而不嫁後不可知乃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而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見紿前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當有陰德范曰俱無之日者詢究不已范偶以嫁婢事告之日者曰卽此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成都記）

劉霽延母

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嗚呼謂之算盡則前定可知矣非霽之篤孝精誠焉能少延其母乎（出南史）

彥賓歸女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進攻遂寧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閱旬父母持金

請贖彥賓還金歸女父母泣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曰節旄非我所願願我壽終無病耳後年踰七十果無疾而終焉（益部耆舊傳）

李質延壽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遇疾將死夢入陰府主吏謂之曰汝嘗活七人命當延十四年壽吏執簿書稟主判者乃命使人送還質潛誌其事自是疾愈後果十四年而終焉

之亨放魚

梁劉之亨任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曰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以雙鯉遺之鱗鬣搖動而甚活之亨悟曰鯉者李也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夕復夢前二人來謝之亨云當令君延一算

從政延壽

治平之初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使有戍卒詈本轄將官黃語軍校曰詈本轄官罪當死若械禁推鞫煩紊多矣宜自處之故軍中以次箠擊至死熙寧五年黃官儀州沁臺檄出柢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甦因謂所親曰始見二黃衣來追出西門十數里見宮城儀衛甚盛乃入見王黃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俄引一人至厲聲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乃懷化戍卒也黃乃陳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衛黃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姦臣獄也黃曰何此輩錮之之久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刼

無有出期。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識之乎。曰識。王曰。有一事可以警於世。徐驅一婦人年二十餘。卒以利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滿地。叫號之聲所不忍聞。王曰。此華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肯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司法密而難逃。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還家。及詢聶從政事。蓋十五年矣。人無知者。幽冥之報。可不懼乎。青琐高議。又見名談。

查道侍從

查道。淳化中赴舉。乏資用。干諸親舊。得數萬緡。偶於逆旅次。見一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謹厚婿嫁之。其年道罷舉。次年登科。其後位至侍從焉。

張女二事

趙州贊皇縣張鑾女。治平四年二月七日死。三日而甦。語音忽變爲河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也。十七歸閻氏。夫性酷暴。自經而死。見二鬼導至大城。有王當殿。曰。秦廣王也。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嘗剔股肉救母病。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十二年壽。宜令亟還。吏送至家。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又說冥間地獄無異人間畫者。作善作惡。報如影響。可不畏哉。青琐。

和璞斲墻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有崔司馬者。寓居荊。與邢有舊。崔病七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墻有

人鑿聲命左右視之無所見如此七日而鑿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猶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有數人荷鍬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貞人處分令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有導騎五六悉平幘朱衣曰貞人至見邢輿中白綃垂綬執五明扇侍衞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請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而病愈果一紀乃終酉陽雜俎

世明變格

周世明成都人僞廣政中有一縣令謁問休咎周見其形露骨薄乃曰官人骨相可到升朝但多屯災耳切宜將息後注劍州錄事參軍復見周周云善保三年一任平善乃幸也其人聞之殊不足後數日又來周曰骨氣如是無可增飾且人之心法不可算相如裴晉公密修陰德德及於人後貴爲台輔前往惟修德濟物之外餘無禱矣其人既至任山郡寂寥公事簡少盡日閱書而已旬日後每夜夢驚不得睡睡則見軍人無數亦有百姓相雜逼近似有所訴神魂驚悸而覺遂修轉公宇亦復如是尋於山寺借佛經看讀蔬食以禳災運仍頻夢衆人告乞判憑乃詢訪耆宿及老僧僧云所夢恐是陣亡兵士且當時石郎來寇關在當州殺戮不少皆埋瘞於此必是乞公憑各歸鄉耳遂然之便買紙爲錢及自寫過關牒云應四方士庶五姓軍人陣亡客死於當州者仰執此公文各還本土所在關津鋪戍不得欄勒開州印因以印之至夜燎紙錢及茶酒澆酹幷牒燒之是夜夢數百人以次敍拜謝告辭而去後又延僧念誦作功德疏每百分燒遣一度或三兩日一度燒紙一一夢拜謝辭去經半年至無人入夢告辭乃止後訪尋掘得遺

骸三十人。輟俸錢。盡燒葬。直至解官歸川。復謁周世明。一見驚異曰。別後不知作何利濟。形氣骨格盡變改。不同往日。其人曰。守愼供職而已。別無施爲。又曰。作何修禳（利）濟而得如是耶。再三詰之。乃言俸薄家貧。固無可爲。周終不信。遂談及前事。周曰。此乃陰功變形氣。敢賀。明年升朝官必矣。既而磨勘改京秩。至明年。遷太子中舍焉。（出蜀書後傳。）

康成經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復來。曰。此幽府文籍。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它事。吏曰。皆來年兵及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乃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卽失之。乃遽誦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叛。署康成爲御史。康成叱之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但默念金剛經。略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胄。果然。乃捨去。遂隱終南山。不復仕焉。（報應記。）

元植及物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隲。至禽虫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其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長三尺。謂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命皆欲濟活。況人乎。然爾壽命短促。以此之故。必當延壽。宜勉爲之。既覺後。飲食增加。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一日晝坐。袖中一物投地。化爲緋衣人長二尺。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倍延。今僅百歲。須歸常理。瞥然不見。後逾月。無疾而終。（出景煥牧豆腐談。）

毋公印書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爲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嘗從人借文選及初學記。人多難色。公浩歎曰。余恨家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公果於蜀顯達。乃曰。今日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書。公覽之。欣然曰。適我願兮。復雕九經諸書。兩蜀文字。由是大興。洎蜀歸國。豪貴之族。以財賄禍其家者十八九。上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及諸印板歸闕。忽見板後有毋氏姓名。乃問歐陽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錢。自造。上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至今印書者。偏於海內。於戲。毋氏之志。本欲廣學問於後世。天果從之。大凡處重位。居富貴。多是急聚斂。恣聲色。營第宅。植田產。以爲子孫之計。及一旦失勢。或爲不肖子所蕩。至其後曾無立錐之地。獨毋氏反以印書致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爲衆所鄙笑。及其後。乃往假貸。雖樊侯種杞梓。未可同年而語。仲尼之教。福善餘慶。一何偉歟。左拾遺孫逢吉嘗語及。因紀之以爲世戒。出秦再思紀異錄。

丁甫誦經

丁甫。鄯州人。幼多病。有僧教甫日誦金剛經。甫從其言。一日病死。七日見一吏。引入一院。有朱衣人呼判官。判官問甫生平造何福業。甫答曰。十五歲日誦金剛經。至今不廢。判官讚嘆曰。此第一功德。金剛經比儒教論語。聖人法言之根本也。令甫誦經。甫乃誦之如流。判官曰。止止。非徒滅罪。亦可延年。遂更令延壽一紀。命吏送還。爲門限礙仆而覺。後人多慕之。而誦經。甫從此日加精勤。後果一紀方卒。出翰苑名談。

樊元遇僧

樊元。都下人。元豐初。有定安院僧。眞覺。年五十餘。不知何所人也。元遇之甚厚。一日。僧來叩門。欲別。元適臥病昏迷。僧去。元數日乃省。曰有一異事。我初魂遊幽府。至一門。見罪人或縶或枷。或帛抹其面。或筐籠其頭。莫知其數。或見安定院僧。急呼曰。何爲至此。乃引我入衙庭中。庭上官見僧。下堦迎曰。法師何爲惠訪。僧曰。一弟子被攝。願判官恕之。判官唯唯。呼吏檢元善惡。吏曰。一生好食鷄鴨卵。當入刀鋸獄。又問壽數盡未。吏曰。餘一年。判官曰。元雖有一年算。業力甚大。燒滅善簿。滅其壽也。今且放歸。僧乃引元出。僧曰。吾自今日令元改過。日誦金剛經。幸爲增其祿壽。判官曰。果有功德於陰法。亦合延年。僧與元共登小坡。推元下。元乃覺。遣人訪僧。云已去兩日矣。元自茲更不肉食。日誦金剛經數遍。老而安強。此足以知爲善爲惡之報矣。出名談。

崧卿患癰

臨邛倪崧卿。初任梓潼尉。迎侍其父。忽病癰。痛甚而未潰。崧卿齋戒默祈於英顯神君。夜夢神君投藥于懷。既寤而瘡不痛。數日自消。後歸臨邛。一日忽有一道人叩門。語其父曰。公曾遇異人乎。吾見子之氣色。必有陰隲之者。其父具以前病告之。道人曰。公有陰德。故獲神祐。不爾此癰不起。自此宜無忘神明言。託辭去。數步不見。天意亦欲知其以陰德而蒙祐也。爲善者可不勉。或。出靈應集。

李母放魚

李冲元母。元豐元年四月十四夜夢臨大池。挑弄池水。有一鮎魚長三四尺。躍而登岸。化爲烏衣小兒。拜李母曰。妾翊日合充夫人早膳。今腹中有子五千。願見哀憫。一身得生。則五千子俱得生矣。李母許之。未明。呼家奴戒勿買魚。而奴已如市。果持一鮎魚至。曰方自溪岸網中爭買得之。正如夢中所見。腹大如二升器。李母嘆異。亟令放溪中。嗟夫。魚雖微物。然知其爲李母所得。預來陰祈者。蓋前定當充早膳也。不然。數人爭買。何爲獨李母之奴得之耶。李母平生奉佛不殺。壽九十餘。此亦爲善之報矣。出勸善錄。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十

爲惡而創門

哀侯長惡

魯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誘楚文王伐蔡。敗蔡師于莘。至十四年。哀侯以莘故。繩注曰譽之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乎。左氏。

陳平陰謀

滎陽之圍。陳平爲高祖畫策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王能捐金萬斤。間其君臣。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數萬斤與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亞父大怒。乞骸骨。疽發背而死。平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使楚擊之。平迺與漢王從西門出。又使高祖僞游雲夢。縛韓信。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世莫得聞而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嘗以衞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出漢史

李廣殺降

漢李廣從弟蔡代公孫洪爲丞相蔡爲人名聲出廣下遠甚而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者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以取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人嘗爲詩云有去釣魚須作相無來射虎不封侯最爲名言然不知誰之作也出漢史

虞詡獲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仕漢爲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出漢史

無忌遂良

長孫無忌以私忿逐江夏王道宗又以吳王恪人望高有文武才譖殺之恪臨終曰使社稷有靈無忌當族滅褚遂良亦譖殺劉洎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固諫不從無忌貶黔州逼令自殺遂良貶愛州遂卒嗟夫古之君子一爲非義雖有百善卒不爲令德之士而天亦不以其所爲百善掩一非義故卒不

享令終之福。無忌遂良是也。豈不惜哉。出唐史。

蘇頲三品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三品尚書。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但爲桂府時殺二人。減六年壽。以此不至二品。蓋頲初涖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而殺吏。乃嗟嘆久之。遂薨。蘇公之賢。世稱明允。而猶以枉直減其壽。況它人哉。

婁公誤殺

唐婁師德以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八克。優詔褒美。累官至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笞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曰。誤殺二人。減十年。於是詞氣屈伏。俄而氣絕。夫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況其它哉。

張說不義

唐史稱張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悾悾。予觀說行事有甚不合於義者。玄宗朝爲中書令。既失政柄。乃不自安。素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說作五君詠。其一記蘇瓌。因以媚頲。候瓌忌日。獻頲覽詩。嗚咽。後見帝陳說忠謇。累遷幷州長史。時王毛仲嬖幸用事。說諂事毛仲。爲說求宰相。既拜命。詣毛仲謝。方拜。乃匍匐捉毛仲靴鼻而嗚之。玄宗驟矜自肆。說首唱封禪。議動其侈心。時源乾曜不欲封禪。及升山執事。說皆引所厚善者爲之。超階入五品。衆怨其專。其姦佞不義如此。先是說嘗市宅。浮屠泓戒之曰。

無穿東北三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祿山陷京師。其子均埴器皆受僞命。埴死於賊中。均流合浦。豈非說之不義。故爲陰譴所削耶。胡爲天奪其魄而忘僧泓之戒歟。出唐史。

崔應奪祿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曰。冥司韋判官拜謁。望厚禮待之。老人延入。及庭。自通名稱。思穆曰。某冥司要職。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相託。幸無驚異。應曰。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符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冥使曰。某謝去人世。得居冥職。愛子文卿。少遭憫凶。居鄭滑院經十餘載。交替院務之日。欠折數萬貫正。實非己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曰。某扶溝令焉知鄭滑院冥使曰。閣下將來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願竭萬分護榮貴。非止一身。當令慶及後嗣。應曰。唯唯。冥使感泣而去。應聞淮南杜悰作相。方求政理。乃具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欲驗思穆之言。時悰都督維揚。判鹽鐵。乃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正。而應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至是遽違前約。曰。欠折數廣。何由辯明。雖非文卿所盜。積年不舉。當抵嚴刑。窮達既定。鬼何能移。於是拘文卿。白其事於使。文卿自度必死。預懷毒衣帶間。及將死。思穆見文卿曰。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于帝。帝許我奪崔應壽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仰藥死。應視之。悔悟不已。應後惑於聲色。怠於爲政。爲妾金鬧所毒而卒。官果止於侍御史。

崔氏漫徵云。出翰苑名談。

荀鶴惡念

梁太祖爲汴師。頗延接舉人。或有通刺未得見者。雖累月。典謁者必詢其居止。以防非次請召。進士杜荀鶴自九華來。適遇山東用兵。未即見。賓吏乃置之相國寺塔院。凡半載。不問。一日。梁祖請客散後。以骰子自擲。意有所卜。百擲無貴彩。怒甚。因戲曰。我與杜荀鶴卜。及第否。應聲成堂印。大喜。急請杜秀才。杜方沐洗。忽悶絕而仆。久之乃蘇。曰。我得吉夢。既見賦無雲而雨詩。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靄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大見賞遇。夜飲款密。遂送名春官。是年成名。裴贄下第八人。吏問當日何夢。杜不敢隱。云夢在大殿。一僧曰。君見梁王即食祿之來也。不久爲詞臣。苟無惡念。未可量也。及梁開國。爲翰林學士。恃舊凌虐。謀殺己所不悅者。未成而疾。涉旬乃卒。此豈非惡念也哉。續紳舊聞紀。

葉生陰責

開寶九年浙右有葉生者。游京師。於一鋪中見鬻一玉像。天尊制度精妙。以萬錢酬之。月餘東歸。與同儕登酒樓飲罷。隣坐一道士屢目葉。遂揖之。將別。道士曰。能迂轍見顧。當於宋城相待。明日如期往。則道士已先在。因偕行二十餘里。至其庄。雖荒凉而甚幽邃。又開西偏道院。登小閣。即三清功德。供具之類皆珍奇。葉焚香熟視。見有玉琢聖容二尊。乃虛一座。而其聖像與前所得大小皆同。道士云。足下身有寶氣。得非收玉像乎。若置之虛座。即三清備矣。貧道入兩都。走吳蜀。正爲此事。今應得之。儻遂付與。當傳乾銀之

法葉生許之道士既傳其法約一月竣術驗乃請玉像後如期道士以寶匣盛像而去臨別曰子得利術我收聖像乃宿契也然子之相法不厚所得若修奉之外賑貧爲佳若自奉過優恣縱逾分必損壽齡遂去葉生歸杭遂大富方經年而侈心生大起第宅多置姝僕爲長夜之飲忽一日雪寒方擁爐而道士至神色不和徐數葉曰昔日之言何不見聽今子以陰責數盡此旬葉方哀祈忽然不見後數日果發疽而卒此蓋逾其定分而損壽也識者多以爲戒懼云出名賢小說

齊丘矯命

宋齊丘洪井人多機智極才辨事徐知誥甚見狎密先請廣里墟以墳甃之時人謂之墳墟里大齊丘乃說知誥曰公累世相楊氏有大功民間皆知公非徐氏之嫡其實李也今有墳墟里大之兆又讖曰密密作楊行密開托之初也唐唐得非公而誰天命定矣願公速副民望知誥大悅乃篡楊氏僭帝位國號大唐遂以齊丘爲相後璟立以他事誅之無遺類於戲矯天命亂人倫鮮有不及禍者得不爲賊子亂臣之鑒誡乎出紀異錄

孫亮減壽

合州都孔目官孫亮自郡庭歸其家遇散從官張昇於路謂之曰使府欲得公參對公事可即同往也亮曰我方自郡庭還安有此命乎既而思張昇乃已逝人也始復驚怪未必冥司所遣乃語昇曰舊嘗有術者謂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有一尚餘一紀耳非爾之誤耶曰昇荷公恩有素非敢誤也然俟爲公再

詢之後二日昇復至亮所曰術者之言信有驗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不能盡公之所稟公治平初爲司理獄吏郡人馮清訟婚理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曰此減公壽三歲也治平末公得意於郡守李公公之同曹史蘇宥者戇不能奉公公譖而逐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五歲前年公從母失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四歲也言訖不見亮知必死是夕亮感風恙而卒吁壽固前定而孫亮以陰譴減一紀予因錄之以爲惡人之戒

陳昱再生

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甦初見壁有一孔有一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牓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橋牓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捕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陳用耳遂放昱還又使詣曹檢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見追陳用往既甦而用果卒焉出祕陵集

張景改名

張景晦之以古學尚氣義少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連坐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

遁竄四海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乃木子也不是牛耕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譔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簡寂觀道士陳復常善章奏能游神於冥寞景以李田名謁之求奏章以決休咎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奏伏於露壇後夜方起忽譴景曰陰冥之事爾尚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休證矣景果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幽陰雖不可知其可昧乎故備錄之以爲欺謾闇亡者之戒出雜錄

李生促年

先生袁亢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草履遍遊天下齊州長清縣有李生者以財豪於邑先生日過其門謂曰匄我百金爲酒費凡經歲無倦色一日先生來別曰久此撓子吾將遠遊能觴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生乃與先生出郊相餞先生曰子有大厄能愼之乃免取筆於生手掌書愼字曰愼勿毆人出一月聞門外喧競生遽出視焉有跛而匄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忘先生之言忿然毆之跛者仆地奄然生大悔泣謂母曰不聽先生之言果有大禍母曰可竄以偷生乃由居後戶而去方去見先生先生曰子復歸吾爲子圖之先生乃坐一靜室謂生曰子出受繫吾自有計先生閤戶閉目生出爲吏所執俄而跛者起坐少選乃行其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端坐閉目若入定者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焉吾已驅其屍於靈嵩山澗之傍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曰子至孝宜有善報壽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毆跛者促四年矣先生後去不知所之青瑣高議

崇德遇僧

閤門祇候程崇德。眞宗在藩邸日。爲殿侍。上元之夜。將家屬入崇慶寺看。時金吾街司招新人。皆亡賴之徒。多窺人家士女。程見一人褐衣出入士女叢中。略無畏憚。程甚不平。於闇密處拳擊殺。遂褶紫袍。襞玉帶。領家屬出了。無人知。到曉捉賊。卒不得。眞宗卽位。程以隨龍得殿值二十年。終不改轉一資。每見。但云且去。晏駕後。程自江南告哀至采石渡。遇一僧。視之甚久。乃揖程曰。何謂二十年不改轉。良由曾殺人見一衣褐者。稱爲君所殺。以此陰譴。故艱得轉也。程以實告僧曰。前過金山寺爲設水陸齋。此人必去。君必轉官。程依其言。還京師。轉閤門祇候。由此觀之。官祿固有前定。人宜積善以招來。無爲惡而朘削也。出青瑣

浚明減官

齊州有宋浚明者。好食牛肉。忽一夕。夢入官府。觀吏閱簿籍。就視之。見己姓名。官至端明殿學士。壽至八十。其下別朱書云。以食牛肉若干減官。至盡減壽若干。吏因謂浚明曰。食牛之罪。若人間赦降不原者。驚悔而覺。浚明後累舉不第。年四十六而卒云。出戒殺錄

李紀殺生

李紀。洛陽人。其父藻。朝奉郎知巴州。紀幼不喜書。雖嚴誨。莫肯就學。每隨侍之官。專以殺生爲事。竊窄網弩之類。凡可以取禽獸者。皆具焉。尤善彈射。所發輒中。日循城垣。或乘閑如郊。必獲十數禽以歸。擇可食者供膳。餘皆取毛羽以充用。所殺莫能勝紀。元豐八年二月中。張網於巴守之廨圃。圃有樓名擊甌。紀獨

坐樓以伺之。少頃。見羣鴉觸網仆地。紀喜躍。不暇躡履。跣足亟往視之。行數步。爲巨刺傷足。血流痛劇。然其心慮羣鴉脫網。強至網所。則其植如故。無一鴉在焉。遂歸。足瘡日增。益以飽疾。閱旬而亡。時纔二十餘歲。亡後二日而甦。言始爲貳卒追去。至一官府。有人當廳事。據案而坐。促吏閱簿。其色怒甚。呵紀曰。衆生於汝何仇。迺過殺如是耶。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故。銷促盡矣。且當備歷諸苦。謂追者曰。送城隍部之。既至神祠。乃巴之城隍廟也。神詰詈曰。我司此城邑。事無巨細。皆所治。汝敢慢我。以鼃鱉雜物置諸祠耶。紀叩頭謝。神令暫歸語父。故得復甦。懇求家人廣爲佛事以解罪苦。言畢復卒。見鮮端夫曰如入。

寇奢杜儉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灶。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歸田錄

叔賢降品

蔡叔賢。汝人也。慶歷中。聚侯氏生一子。名忠伯。既冠。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爲人。排叱佛老。極惡緇黃。其父母不能禁止。然心知福業報應。不可誣也。但陰施財錢。以修寺觀。多飯釋道。用補其子之過。一日盛夏。叔賢苦心痛不救。三日再生。召其子曰。吾爲阬府所追。至一廳。見緋衣人稱判官。據案而坐。曰汝一生好毀

善道。當受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判官詢祖父名及甲子曰。果誤矣。命赴功德案照。問判官曰。汝果有善。後一月當生於某官家。得六品官。本合得四品。猶以子所累而降。父子合相坐也。續命追其子。叔賢告判官以方欲修東寺未了。願得生還。乃給半日期。果後生。至昏復逝。其子忠伯亦卒。後忠伯妻亦死。經半日見忠伯有犬形之報。此亦知善惡之報。何啻影響。叔賢官品猶以子累而降。況自作業乎。見翰苑名談。

孫覺誤落

曾魯公嘗話同年孫覺作試院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一科十二人。並不能對。乃俱落之。後因裴湘臥病。往問其疾。裴言死兩日後復甦。見公在陰府相揖云。爲誤落舉人見追。尚未對定。不數日而孫覺卒。此可爲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之戒。出畢中詢燕閑錄。

宋公易名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爲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清臣。呼同年。葉戲之曰。清臣宋郊牓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

可以爲小人作惡之戒也。出歸田錄及西清詩話。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宋 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E八五〇

（本書校對者徐嘉齡）